

[晉] 陶潛 著

楊 勇 校箋

陶淵明集校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[晉] 陶潛 著  
楊 勇 校箋

陶淵明集校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陶淵明集校箋 / (晉)陶潛著;楊勇校箋. —上海:  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7.7  
ISBN 978-7-5325-4760-9

I. 陶... II. ①陶...②楊... III. ①古典詩歌-作品集-  
中國-東晉時代②古典散文-作品集-中國-東晉時代  
IV. I213.7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076229 號

陶淵明集校箋

[晉]陶潛 著  
楊 勇 校箋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發行  
上海古籍出版社  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- (1) 網址: 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- (2) E-mail: [guji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@guji.com.cn)
- (3) 易文網網址: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顛輝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 × 1156 1/32 印張 18 插頁 6 字數 450,000

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-3,300

ISBN 978-7-5325-4760-9

I · 1960 定價: 45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## 饒序

古今之論淵明者多矣，皆欲以其所知，以明人之所不知，以其深解，而求勝於前人之解，此豈淵明之意耶？淵明喜讀書，不求甚解。夫惟泛覽，故無往而不樂，流觀則何幽而不燭，欲辯己忘言，故謝周續之之講禮，躬耕而羸臥，故絕檀道濟之請仕。樂無絃之琴，則聊爲絃歌，而不必其琴之有絃也；辭而無詮次，則斂襟閑謠，非果有意於詩，而必求其工也。荀子曰：善爲詩者不說，善爲易者不占，善爲禮者不相，其心同也。此可以逆淵明之志矣。道喪千載，緬焉深情，其蕭機玄尙，深有契於考槃北門之作，雖處玄風披靡之際，而絲毫不染於時習，於其卻慧遠之招，可以知之。不以貧賤而戚戚於心，夏月北窗之下，如羲皇上人，此孔顏樂處，又庶幾近之，故趙宋以來，淵明之人德，彌爲理學諸儒所軫發，樂稱道之而不間，豈非闡然而日章，久而其道彌著耶？蓋真隱不必於山林，抱道不離於方寸，大音莫貴乎希聲，至味自出乎玄酒，亭林賞其真，余則愛其淳。顧世之詬陶者，滯於事義，往往未盡識淵明之趣，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！嗚呼！何其難也！楊君東波潛心陶集有年，於其年世交遊既一一爲之疏理，復通釋全集，平亭衆說，究其旨歸，要而不蕪，簡而不鑿，津津乎有以會淵明之趣，義風未隔，淵明素襟，或可於此且暮求之，陶澍以來，斯爲極擊。余既獲先睹



## 柳序

永嘉楊東波先生，客歲既以其所著世說新語校箋付之梓人，復欲刻其所校箋陶靖節詩文集。比殘臘，遠道以原稿哀然巨帙見郵，屬爲進一言。觚生久疏文業，治鉅釘之學，懼於東波之書無所發明，亦無以敷靖節氣和天澄之美，媿未遑也；而東波復固言之，不可以不文辭。撫拾雜言以應之，慮不足以當東波之雅懷也。

陸放翁喜小兒輩到行在詩云：阿綱學書蚓滿幅，阿繪學語鷲嚇木。讀者知其用陶集責子詩意矣，而不知放翁慈祥愷悌之情，亦多自陶出。責子言雍端年十三，不識六與七。馬永卿癩真子卷三陶潛五子異母條，以雍端二子皆十三，遂以爲靖節必有姬侍；藉其言非是，不必論矣，其言果是，亦不能識其大，不若放翁南門散策詩所云：吾亦愛吾兒之句，爲得陶之神髓也。我之子吾固欲其可矣，推此心言之，他人之子猶我子，是以陶公雖有與子儼等疏：穉小家貧，每役柴水之勞，何時可免之言之；復有如昭明太子撰傳中所言：爲彭澤令時送一力與其子，而屬其子善遇之之語。語極平易，而至難能。然若無彼悲憫之懷，詩與情、事與理仍不能相應。意誠而辭達，陶公之高情，倘在斯邪。復嘗論之，集中與殷晉安別一首，

作於義熙七年，晉安之仕太尉參軍，蓋從劉裕，元亮謂語默殊勢，蓋易所言君子之道，出處之分也。然義熙十三年劉裕伐後秦，破長安，駐關中，左將軍朱齡石遣長史羊松齡往賀，陶公因有贈羊長史之篇，中所言九域甫已一，逝將理舟輿，則亦未嘗無猛志。然陶公卒爾好爵不榮，厚饋不酬者，非必以長沙之業在我中晉，惟獨薄寄奴之私心自爲耳。擬古所言：枝條始欲茂，忽值山河改，直發此旨。然則隴畝得踐，則衣沾無足惜，平津不由，則棲遲不爲拙。景由情生，情從理出，腴而實清，和而不同，陶公之所以高邈絕塵，而仍非合各家注疏弗能苞蓄其長者，其故蓋可以深長思矣。

東波此編融會衆作，體要精當，而鎔裁得宜，蓋其殫心於斯，已屢易寒暑矣。以言箋注之長，實在其要言不煩，簡而彌善。如飲酒二十首其五，悠然見南山之句，見字一作望，東波依紹熙本文字改正，數引宋人之注以說之。案能改齋漫錄卷三辨誤錄，嘗言此字無識者以爲望，不啻砒砒之與美玉，並以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說句云：採菊露未晞，舉頭見秋山作見，足徵唐人本之正，而白樂天別有時傾一尊酒，坐望東南山之句，則是唐本於此字已復混淆不辨矣爲說。吳曾之言，亦頗有所見，疑東波正當引之，而未之引者，愚知其或病其穿鑿，亦與前引嬾真子譏陶有姬妾，及西溪叢語下讀山海經十三首用事條，此箋不用也同。





## 車序

陶公平生，蓋未嘗忘情於後世知己，故每臨文賦詩，遣意命字，不草率爲之。今觀其詩文，鍼縷縝密，開闔動宕，文從字順，各適其職，不能輕易改動。又詳審陶集諸本字句之異同，稍覺淵明之匠心存乎其間。讀山海經一，乃爲淵明閒居得意，逸興遄飛時所作，其第九句歡言酌春酒，陶集諸本，酌字皆同。惟鍾嶸詩品評陶引此句，諸本酌多作醉，則嶸所見此詩，酌疑本作醉。據此推之，淵明賦此詩，初亦或作醉，後知醉與讀書，不甚調協，乃自改作酌。淵明此句，蓋本應璩詩。北堂書鈔一四八引應璩詩，有酌彼春酒句，可知淵明已有後人所謂點鐵成金之大本領矣。此外如飲酒五悠然見南山，見一作望，東坡以來，多所論難，至今不息。今楊先生東波，取淵明初作望後自改作見之說，良有長者之風。淵明有愛于周續之，憫其隱而復出，寄詩示周云，馬隊非講肆，校書亦已勤。淵明但能指言周之勤於校書，殆未及知後人勤苦於校己之詩文。東波爲復陶集本真，從事考覈，已有年所，今裁定諸說，時附創見，出其定本，誠足多也。

古人喜用文取指達，平淡自然等語論陶，頗使後學直認淵明詩文，平淺如話，不必究其

語義。淵明詩文，固多常語，然取義多方，不宜輕心掉之。至如依依悠悠等習用語辭，亦須究其運用之微意。淵明言其著文賦詩，例以自娛二字當之，然其磨鍊功夫，進契乎道，抒發情志，得至于平淡自然，仍使風華清美，味之無極。以技論者，但不覺耳。歷代注家，卻於陶集常語，似有不屑深求之意。近有王叔岷教授，箋證陶詩，特於此類，多所發明。東波多採王說，實不愧爲具眼者。東波亦自有見於此，時復摘出而釋明之。如形影神序營營以惜生，東波據廣雅與楚辭王注，釋營營爲奔競，惜生爲貪生，謂此句爲貪生奔競不已，深得淵明之意，令人讀之，歎賞不已。

淵明有云，孟公不在茲，終以翳吾情，蓋苦無知己之文者。顏延之既與淵明情款，且在當年享有詩名，而囿于時習，終未知淵明詩文之深美。迨及蕭梁，有昭明與簡文，位尊而知文，並特愛淵明諸作，大開崇陶之風。繼之唐宋大家，如李杜蘇朱，率皆向往淵明，讚仰備至，遂使士人學子，聞風傾倒，競相討治陶集，其間以尙友淵明自任，奮筆鼓吹者，亦接踵而出。今平心細繹諸家評陶之文，雖不無篤論，然蔽於師心者亦多。東波不以費精勞神爲苦，遍求諸說，衡其長短，譬如披沙揀金，惟擇其傳真而有據者，表而出之，猶或未洽，又兼學他說補苴之，非至其無可奈何，不出己說。如東波者，可謂學人之勤且謙者也。



## 自序

自來論陶淵明詩者，於陶公之年壽、籍貫、出處所見各有異同，無有定論；因之詮釋其詩文者，往往穿鑿坳會，時見矛盾。余嘗反覆究之，乃知蔽在有不明版本流變者，有不審異文所自出者；蔽患所至，誤解滋生，差以毫釐，失之千里矣。

陶淵明集，初無定本，有之，蓋自北齊陽休之始也。休之前，有八卷無序本，有六卷并序、目本，又有昭明太子所撰八卷本三種。六卷者，不惟編比淆亂，抑亦網羅不全。蕭本則合序、目、誄、傳，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兩篇；然編錄有體，次第可尋。休之恐三本不同，終至亡失，乃錄昭明所闕，并序、目等，合爲一帙十卷。自是以後，世之崇陶公者，遂以陽書爲定本矣。北宋宋元憲私記曰：「今官私所行陶集數種：有十卷者，卽陽僕射所撰。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，卒不知何者爲是，晚獲此本，云出於江左舊書，其次第最若倫實者。」然則，陽本編第，最爲完備無可疑也。

近世流傳陶集，蓋有四卷本、五卷本、六卷本、八卷本、十卷本及無分卷第者數十種，雅

俗錯列，形色龐雜；稍善者，唯曾集、湯漢、李公煥三家，而門第不同，互有前後，皆不知所出。何孟春曰：「世傳李公煥本，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。」今觀李本數種，皆於五孝傳後，雜出疏、祭文四篇；其四八目，又分爲上下，作第九、第十兩卷。較之休之所謂「錄統所闕，而益之以五孝傳、四八目」者，又有所不同，殆經後人竄改。故今欲求條理不紊之陶集，已不可得也。至其章句，尤多滯漫，良以年代湮遠，傳鈔翻刻，訛誤日增；在宋時，蔡寬夫已有不勝校正之嘆！流衍至今，譌奪損壞，加倍於前，創傷滿紙，是非相質；其間又有陶公屢自改訂之異，及其所讀書，本卽訛誤者。如不明審眞僞，訂正魚魯，則其誤解錯證，自在意料之中矣。

吾國文集箋註，當以杜韓爲盛，少陵集竟有千家，昌黎集亦五百人，學者每引爲美談。今考陶公集，合評註二者，其數已超過昌黎遠甚；集衆說爲注者，亦有二十餘家，而以湯漢、李公煥、何孟春、吳瞻泰、邱家穗、陶澍、古直、丁福保等爲有名；陶公德業，彌久彌著，詩文本旨，灼然可曉。然亦不無缺陋者：湯漢、陳義甚深，而表暴陶公心跡則過迂鑿。李注彙萃衆說，取資富贍，而蕪冗繁雜，體要未詳。孟春校勘精善，義例謹嚴，而率意改置編第，徒滋紛擾。吳本摺摭畧備，疏證亦週，然於案語，間多支蔓。邱箋闡述陶公思想，多精到之

論，第謂陶公不受時代影響，以明清人期之，則有偏囿之嫌。陶澍博賅翔實，新義紛出，而億說坳會，亦逾別家。古直探賾至勤，體悟微切，於論年壽、出處，則與詩旨乖左。丁本出諸書之後，收羅爲備，語意淺白，甚便初學，然於古音註解，失韻及蛇足處，反增初學之礙。綜觀諸書之弊：論詩旨，則處處有寄託，每飯不忘君國之思；論行誼，則往往以聖人目淵明。於是句櫛字比，設辭譬說，故所剖騰，皆難允愜也。

陶公固窮自守，艱貞不渝，風期往邁，蹈厲淳深；其所鎔鑄，隨興之所至，意到自成；天然絕俗，棲託獨高。觀生祭物，既發於哀樂之情，長吟遠慕，乃由於大氣所鍾。故注其詩，但體其縱浪大化之懷，或可得翹首遐觀之高致；若必以人事鑿實是求，則不免固哉高叟之論詩，而失其旨矣。余不敏爲此箋本，嘗先鈎稽訂正陶公之里貫、年壽、出處以清其體，然後集先賢之長而去其所短以爲校箋長編，隻字片詞，盡加拮綴，自歲乙未始事，搜羅凡二百萬言。戊申仲夏撰世說校箋竟，乃再爲董理，統以條貫，發其歸趣，次其簡編。全書定爲十卷。七卷以上，會集爲正，八卷以下，李本是從，或有先後，必義歸至當。每一篇題，並撮其要領，抉其本旨，辨其年月，庶幾揭發端緒焉。又一條中，說之雷同者，則取所先出，義旨相似者，則擇善是從，或相反而相成，或相攻而相救，其意翔美者，得互存而見其異同。至於



## 再版自序

陶淵明詩，清新脫俗，平淡自然，其人也如其詩。既有儒家嚴肅的一面，又有道家輕鬆的一面，讀來愉快寧靜，親切無間，一卷在手，百讀不厭，情味醇醇。

這是中國文學的最高造詣，也是中國人生的理想境地。他吸收儒道二家的精華而先造成了「陶淵明」這一人物，而後由這一人物流露出這一風格的詩；所以詩的凝成是靈機一片，渾然獨造，非常人所能力至。故認識陶淵明，可讀他的詩；而瞭解他的詩，又必須瞭解陶淵明的人生觀與實際的生活情狀。

歸園田居詩其一曰：「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。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。羈鳥戀舊林，池魚思故淵。開荒南野際，守拙歸園田。方宅十餘畝，草屋八九間。榆柳蔭後簷，桃李羅堂前。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。狗吠深巷中，鷄鳴桑樹顛。戶庭無塵雜，虛室有餘閑。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。」歸園田居詩有五首，是陶淵明的代表作，人號陶淵明為「田園詩人」，即此。這首詩是陶淵明歸田後家居環境的寫照，也是他理想生活的畫圖。詩中有鷄、有狗、有榆柳、有桃李、有村煙，而陶淵明則躲在詩裏；皆能相映成輝，光彩四



射，是一幅動中有靜，靜中有動，嬌而不艷，淡而且真的鄉居圖。把農村的自然風貌與陶淵明的悠閑生活，呈現在吾人眼前；又把吾人的實身帶進他那虛靜的煙村之中。他給吾人的感覺是，作者竟是爲「我」而作此詩，終而「我」也沉醉於此詩之中。陶淵明已與吾人合而為一，與世隔絕，共同生活在另一世界——桃花源——中了。

歸園田居詩其二曰：「野外罕人事，窮巷寡輪鞅。白日掩荆扉，虛室絕塵想。時復墟曲中，披草共來往。相見無雜言，但道桑麻長。桑麻日已長，我土日已廣。常恐霜霰至，零落同草莽。」真是把農人的心理狀態展露無遺了。畢竟是與農人有長久的交往，又有實際的農作經驗，才能以平實的筆觸，寫出農人生活的情趣；而此情趣，又真率得百般可愛。這是他的高妙處。陶淵明就是這樣：景中必有情，情中必有景，且情景交融，其調和手法，已至藝術的化境神境了。真是妙不可言。

陶淵明「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」，使其生活簡樸，不慕名利，這是後天所不能力至的；但陶淵明後天的磨練，終也超過了先天的本有性能，是常人所難以遭遇的。飲酒詩其十六曰：「少年罕人事，遊好在六經。行行向不惑，淹留遂無成。竟抱固窮節，飢寒飽所更。敝廬交悲風，荒草沒前庭。披褐守長夜，晨鷄不肯鳴。孟公不在茲，終以翳吾情。」